DOI 编码：10.3969/j.issn.1672-884x.2018.11.011

失败情境下创业者韧性对创业学习的影响研究

郝喜玲[1]　涂玉琦[1]　刘依冉[2,3]
（1.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2.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3.天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摘要：韧性作为积极心理资本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压力与危机等应激状态下有效适应、恢复并成长的心理机制。从韧性角度研究创业者失败后的学习机制，探索从失败中学习的激发条件，将心理资本和行为视角结合起来研究创业者失败后如何学习。通过对 203 位有失败经历的连续创业者的问卷调查发现，高韧性的创业者能够更快从失败阴影中走出来，更好地进行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其中，经济成本在韧性和双环学习正向关系中起倒 U 型调节作用，心理成本在韧性和单环学习关系中起倒 U 型调节作用。

关键词：韧性；单环学习；双环学习；心理成本；经济成本
中图法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84X(2018)11-1671-09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Resilience to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in the Context of Failure

HAO Xiling[1]　TU Yuqi[1]　LIU Yiran[2]
(1.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China;
2.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Abstract: As a key element of positive psychology capital, resilience i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effective adaptation, recovery and growth under stress and crisis. We study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resilience on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 of the entrepreneur's learning condition in the context of failure and deepen the study of the learning process and learning behavior after failure through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behavior perspective. 203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and the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 that entrepreneurs who have a high level of resilience can bounce back quickly from the failure and learn from it. Entrepreneurs with high level of resilience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single and double loop learning. Economic costs have inverted U-shaped adjustment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double-loop learning, and emotional costs have inverted U-shaped adjustment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single-loop learning.

Key words: resilience; single loop learning; double loop learning; economic costs; emotional costs

1　研究背景

创业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其探索和试验本身就蕴含着风险，失败比成功更可能发生，如何在失败情境下恢复并总结失败经验、进行有效学习是创业者获得可持续成长的关键[1]。然而，失败后创业者容易滋生悲伤、气愤、羞愧、恐惧等一系列负面情绪，逆境下的应激状态会影响失败学习与恢复过程。正向心理资本是个体可发展的积极心理状态，包括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和韧性 4 个核心维度，其中，韧性有利

收稿日期：2018-04-2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602001，71532005，71732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一般项目（18YJC630107）；安徽财经大学校级重点教学研究项目（acjyzd201737）；安徽财经大学 2017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ACYC2017089，ACYC2017091）

于个体在不利情境下良好调节、应对并由此蜕变成长[2]。韧性强的个体更容易走出失败阴影并从中学习。如史玉柱，自称是中国“著名的失败者”，在经历沉重的创业失败打击后，能够有效地适应并调整，不断总结失败教训并从中学习和成长[3]。他面对失败和挫折表现出不屈不挠、不放弃的精神，接受失败现状后迅速做出调整，开创新的事业，这都是具有较强韧性的表现。从失败后创业者心理承受与适应能力出发，聚焦韧性与失败学习的内在联系，对于帮助创业者挖掘自身正向心理准备所蕴含的潜力、能力和作用，指导创业者从失败打击中恢复并学习，进而投入再创业活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失败学习不仅可以总结失败经验、提升能力，而且有利于失败者从逆境的阴影中恢复，并投入再次创业的活动中，从而实现自我价值[1]。创业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一直比较关注如下问题：失败后，为什么有的创业者从中学习，有的创业者不学习？从已有研究来看，大多数研究围绕失败后创业者的悲痛情绪、归因、态度、先前知识结构和经验等是否影响失败学习，尤其偏重于创业失败产生的负面情绪对失败学习的影响，涉及积极心理资本对失败学习中的作用方面则有所忽视[1,4~5]。目前，创业研究开始逐步关注韧性的特征、表现以及韧性强度的差异性，已有实证研究探讨韧性对创业过程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韧性对创业意向、创业障碍解决和创业成功等具有积极促进作用[6~8]。本研究将心理学中的韧性应用于创业失败研究中，不仅能拓展其理论解释范畴，而且有利于启发个体层面心理资本的建设，从而促进创业发展。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失败成本在韧性对学习作用机制中的作用边界，不仅深化了对创业失败成本的认知，丰富了以往关于创业失败成本对学习影响的研究，而且从更细微的角度描述出不同类型失败成本的作用途径，解答失败后为何有的创业者能够从失败中有效学习的研究问题，为失败学习研究增添新的解释逻辑。

2　文献回顾与概念界定

2.1　韧性相关研究

个体在压力、危机和失败等不确定性环境下易产生悲伤、逃避甚至自暴自弃的倾向。韧性能帮助个体应对危机并做出调适，在良好适应基础上保持心理健康[9]。韧性研究最初在医学和心理学领域，研究对象是弱势儿童和青少年。已有研究发现，韧性强的儿童更容易从病痛中缓解过来，并且在今后的生活中也更加积极乐观[10]。作为一种能够从逆境、不确定、失败以及某些无法抗拒的灾难中自救、恢复并进而提升自身适应和发展能力的心理资本要素，韧性对于现实生活的逆境恢复及心理构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心理学中韧性研究主要聚焦个体与应激情境的联系[11]，通过3个视角对其进行解析：①过程论视角将韧性视为一个动态变化的发展过程，是危险性因素（如压力、逆境等）与保护性机制（包括个体、家庭、社会3个领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而使个体在危险、压力、失败情境下“弹性恢复”的动态过程[9]；②结果论视角研究韧性从发展结果切入，聚焦个体面对逆境仍然良好适应的结果[10]；③品质论视角从个人的能力和特质方面出发，将韧性看作个体在面对困境、压力等危险情境下自救、恢复并进而提升自身适应和发展能力的特质，如学者TUSAIE等[11]将韧性视为个体成功适应危机、应对不幸的能力。

在创业领域中，已有研究从创业者韧性的表现和差异性入手，逐步过渡到探索韧性对创业过程的作用机理。学者们将韧性视为一种关键特质，将其定义为在经历艰难困苦或逆境之后，能够积极生活的能力[12]，在逆境中应付自如的能力[6]，甚至将韧性看作个体在压力下能够调动的一种资源[13]。已有研究发现，创业者的韧性强度主要受文化[6]、身份认同[8]等因素的影响。创业者韧性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已经从理论构建转向实证调研，如BULLOUGH等[6]通过阿富汗的调查数据发现，在不利条件下（如战乱）个体的韧性可增强创业意向，并且在危险区域内的创业者韧性和自我效能感相互作用，共同强化了创业意向，使其有能力在逆境中成长和学习，将创业想法付诸行动。FISHER等[14]通过对215位创业者的研究发现，创业者比其他群体更有韧性，这种韧性有助于创业成功。韧性促进创业者的自我调整，帮助创业者克服创业障碍，更好地应对周围的不利环境，在逆境中采取行动，而非畏缩不前。

本研究聚焦失败情境并结合创业者特性，将韧性定义为：在不利情境下，个体能够良好适应、有效应对并取得成长的能力。韧性作为在不确定情境下个体发展出的应对能力，主要包括恢复、应对和成长3个能力层次[15]，具体体现为：①在消极的应激状态下恢复情绪、修复自我，以达到稳定情绪的能力；②在自我适应的基

础上积极转变、克服逆境、有效化解危机的能力；③获得成长与发展，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更加积极乐观、有效适应的能力。

2.2　创业失败学习

创业失败逐渐成为学术界深化创业学习研究的重要切入点[4,16]。失败后创业者如何学习，是理论界和实践界都非常关注的话题。已有研究主要从学习过程和学习内容等角度展开，相对忽视学习方式的研究，不同的学习方式导致学习内容和学习效果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创业行为改变和创业知识的差异。

已有一般情境下的创业学习方式的研究包含不同的维度，比如，根据创业经验转化的不同，将创业学习分为探索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17]；从知识的来源及获取过程角度，将其分为行为学习、认知学习和实践学习[18]。聚焦于创业失败情境的独特性，本研究认为，创业失败学习本质是创业者的反思。创业失败能够给创业者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并转变自我意识[16]。创业失败对创业者的认知框架、认知路径和基本假设等深层次的价值观和心智模式造成冲击，往往促使创业者对自我进行重新评价。基于此，聚焦于创业失败情境的独特性，突出反思在创业学习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提出，失败后创业者会采取高水平的双环学习[4]；也有学者提出，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在本质上是互补的，创业者需要在学习过程中同时进行这两种学习。此外，失败往往带给创业者很多负面情绪，并不是每个创业者都能够有心情、有能力进行双环学习。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失败情境下基于反思的深度和广度，创业者会采取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单环学习聚焦于已识别问题的解决，寻求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匹配以改变现状，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转；双环学习是强调对造成现状的原因进行反思及深入探究，从行为的前提变量上谋求根本性改善[19]。创业者在失败后会进行自我反思，相对于聚焦错误的发现与修正的单环学习，双环学习更侧重挖掘更深层次的原因，有针对性的拓展思维模式，“刨根究底”地进行反思和学习。

2.3　创业失败成本

对于创业成本类型的界定，目前学界尚存在分歧，SHEPHERD 等[20]指出，创业失败后会产生情绪成本和经济成本，情绪成本受到经济成本的影响，经济成本越高、情绪成本也越高。而 COPE[4]在 SHEPHERD 等[20]的悲伤恢复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发现失败恢复不仅要克服经济和情绪成本，还要克服社会成本、专业成本和创业成本等。UCBASARAN 等[21]将失败成本划分为经济、社会和心理成本，经济成本是指创业失败而导致财务损失；社会成本主要体现在创业失败而引起的社会关系破裂等消极影响；心理成本则是失败给创业者带来的系列负面情绪。存在以上差异主要是由于失败成本的衡量标准和依据不同，但是不论哪种划分方式，都将创业失败带来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作为必不可少的内容。基于此，本研究聚焦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两方面，探讨其在创业者自我恢复进而触发失败学习机制中的作用。

3　假设提出与模型建构

3.1　韧性与失败学习

失败这一负面事件往往会触发创业者产生消极情绪，使个体无法直面失败，进而会影响学习过程、降低学习效率。作为影响失败学习的重要因素，消极情绪的克服十分重要[20]。高韧性的创业者会通过积极的情绪调节来更好地处理情绪问题，激发掌握目标的动机，进而促进失败学习，不同的韧性特征会引发不同的失败学习模式。

从应激状态下韧性的作用机制角度看，它包括恢复、应对和发展 3 个层面的能力。韧性的恢复和应对等特性使个体在遭遇挫折情境后能够运用积极情感，降低消极情绪对自身行为的影响，并找出应对策略以便从不利情境中尽快恢复。耐受压力、恢复情绪的能力更能激发创业者从现状出发，以促进自我的调节并改变现状。而失败后的单环学习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是一种维持性学习，更强调问题本身的解决，改变当前现状、调整行为。在问题处理过程中，单环学习发生在现有的价值系统以及行动框架之内，聚焦期望目标与实际结果的差异，通过既定的路径与方法改善现状以寻求行为与结果间的匹配[19]。在失败事件发生后，具有调节情绪、自我修复能力的创业者往往倾向于现有问题的解决，以改善现状，解决问题、提高行动效率的意图更能被有效激发，进而开展单环学习。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a　韧性与单环学习显著正相关。

在失败学习过程中，创业者能够运用正向心理资本改变对已有行为的感知和解释，从而有利于后续知识的获取、扩散和共享[1]。与单环学习不同，双环学习模式下的创业者不再是单纯的寻求问题本身的解决，更强调用批判性眼光审视其行动战略背后的基本逻辑，挑战既

有的心智模式和行动逻辑，反思造成现状的原因。失败后的双环学习是一种重构性学习行为，寻求有效的行为改变以实现再创业的成长与突破。

韧性作为个体所具有的一种能力，是人们缓解压力或危机的关键点，不仅可以帮助创业者在失败后有效地恢复，还能促进其逆流而上、战胜并超越自己。正如LUTHANS等[9]所指出的那样，任务完成中越自信的人，更有可能找到恢复能力(韧性)的途径，他们将消极事件或挫折视为学习经验，促进问题的解决和自身的成长。韧性已经被证明不仅是个人在逆境中应对自如的能力，努力化解危机并促进自我发展与成长的能力，更是促进创业者在恢复的基础上，激发其进行深入反思，提升行动效果的能力。具有反思自我并寻求发展能力的创业者在失败后，不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行为匹配和问题解决式学习，也会十分重视有利于未来发展与成长的知识积累，侧重于对问题进行反向思考以提高行动的效果，进行双环学习。拥有较高韧性的创业者，失败后更容易采取双环学习这种深层次的学习方式。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b 韧性与双环学习显著正相关。

3.2 失败成本的调节作用

失败成本是衡量失败严重程度的关键指标。失败情境下，创业者不仅易滋生由于个人收入减少、失业的财务损失等带来的经济层面的消极影响，还会产生包括悲痛不已、无助失落、自我效能感降低等心理成本。失败成本会阻碍失败学习，进而影响再创业的意向与能力。

3.2.1 经济成本的调节作用

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投入资金以满足创业所需，一旦创业失败，或多或少都会给创业者带来经济损失。当经济成本较低，即创业者遭受的财务方面的失败打击不明显时，拥有韧性的创业者更容易将经济损失带来的负面影响消化，即此时韧性对于失败学习的调节作用更大。随着经济成本由低向高逐渐增加，经济成本刺激有韧性的创业者更加积极思考如何改变现状，不断获取与失败相关的各种信息，剖析失败的原因，通过各种方式尝试改变现状并谋求未来发展。这就意味着，当经济成本较高时，韧性与单环学习、双环学习的正向关系更强。然而，在压力情境下失意者的缓解存在一个相对的范围，能否较快地恢复取决于“自我调适机制”是否能够发挥作用。当经济成本很高时，创业者遭受的财务方面的失败打击太大，以致影响创业者的个人生活，甚至触及到其自尊心和自信心等积极心理能量，此时负面情绪占据认知主导，创业者自我的心理资本调节无法缓解这种打击，创业者的关注点将发生转移。当创业者受负面情绪主导时，更加聚焦于失败带来的损失[22]，忽视对失败相关的信息收集和处理、加工，此时具有韧性的创业者往往把其正向心理资本用在情绪恢复上，导致韧性对于失败学习的调节作用被大大削弱。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 经济成本在韧性与单环学习关系中起倒U型调节作用，即随着经济成本的增加，韧性与单环学习的正向关系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

假设2b 经济成本在韧性与双环学习关系中起倒U型调节作用，即随着经济成本的增加，韧性与双环学习的正向关系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

3.2.2 心理成本的调节作用

创业者对新企业投入大量资源和情感，由于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对待失败的感受也各不相同，即失败后心理成本大小各异，有人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恢复，而有人却承受着不亚于丧失爱人的悲伤情绪[1]。当心理成本较低时，具有较高韧性的创业者能够较好利用心理调适能力，以缓冲个体所遭遇的消极影响的作用[23]，此时创业者有更多的认知资源去分析和处理失败，通过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进行现状调整，寻求更高层次的发展与成长。随着失败成本的增加，意味着创业实际结果与创业者预期目标偏离增大，这种认知偏差刺激和激励创业者反思、学习和解决问题，具有韧性的创业者不仅能够更好地从失败负面情绪中恢复，而且能够调适情绪、关注未来成长，这不仅体现在对创业活动难度和失败原因的分析更加客观、准确，提出更切实可行的改变现状的措施，同时不断修正行为以改变认知模式，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的效果更好。然而，心理成本具有“双元”性，一定程度的心理成本能够刺激创业者尝试改变，积极地从失败中学习，但过高的心理成本又抑制韧性对创业学习的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 心理成本在韧性与单环学习关系中起倒U型调节作用，即随着心理成本的增加，韧性与单环学习的正向关系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

假设3b 心理成本在韧性与双环学习关系中起倒U型调节作用，即随着心理成本的增加，韧性与双环学习的正向关系呈现出先增强

后减弱的趋势。

综上分析，本研究推出如下理论模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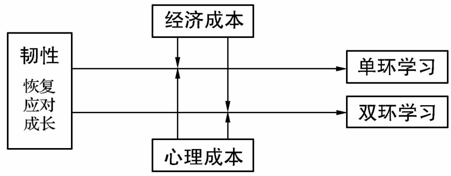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模型

4　研究设计

4.1　样本选取

本研究将创业失败界定为：创业者未达成其目标的情况下，退出企业经营活动或关闭企业。由于时间对失败后创业者行为方式有显著影响[4]，将研究对象界定为有互联网行业创业失败经历，且最近一次失败时间不超过3年的连续创业者。将失败经历限定为互联网产业，有如下3个原因：双创背景下互联网创业繁荣、互联网创业具有独特性和互联网创业的高失败率[24]。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具有较高资质和声誉的专业调研公司发放问卷。调研公司提供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孵化器、众创空间名单，本研究按照系统抽样原则进行随机抽样，确定需要接触的企业名单；随后，由调研公司负责电话联系确定是否为合适的调研对象，再与创业者约定时间上门面对面填答问卷。为了保证问卷质量，在前期选定委托调研的第三方调查公司、中期签订调研合同与培训访问员，以及后期数据收集与审核等环节都做了大量工作。如培训访问员和陪访，并对初期的问卷质量进行实地和电话复核，规范访问员的工作流程后，才逐步启动了三地的调研活动。本次调研先后接触755个样本企业，共发放问卷378份，回收有效问卷203份，有效回收率为53.7%。其中，样本中男性有147人、女性为56人，男、女性创业者比例分别为72.4%和27.6%，这一比例也与中国创业者性别分布相差无几。在年龄分布中，35岁以下创业者有131人，占比64.5%，35岁以上创业者的有72人，占比35.5%，样本分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见表1)。

表1　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分析(N=203)

类别	项目	数量	占比/%
性别	男	147	72.4
	女	56	27.6
教育水平	高中/中专以下	11	5.4
	大专	60	29.6
	大学本科以上	132	65.0
年龄/岁	≤25	19	9.4
	26～30	46	22.7
	31～35	66	32.5
	≥36	72	35.5
婚姻状况	未婚	50	24.6
	已婚没有孩子	34	16.7
	已婚有孩子	119	58.6
失败企业规模	中型	22	10.8
	偏小型	69	34.0
	小型	112	55.2
创业次数	2	139	68.5
	3	51	25.1
	≥4	13	6.4
失败次数	1	171	84.2
	2	25	12.3
	3	7	3.4
失败时间/年	<1	56	27.6
	1～2(不含2年)	94	46.3
	2～3	53	26.1

4.2　变量测量

(1)**韧性**　借鉴心理学研究量表来测量创业者的韧性水平[2]，如“我相信困境可以帮助我成长”“我会寻找创造性方式来改变困境”。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685，信度较好。

(2)**失败学习**　借鉴组织情境下的学习方式测量[25]，结合对6位有创业失败经历创业者的访谈内容，开发了失败情境下创业学习的测量量表。测量单环学习的题项，如“我会根据先前制定的目标，修正已有行动方式和行动策略”；双环学习的题项，如“我会积极识别和分析失败问题的根源”。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08和0.722，量表总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6。

(3)**失败成本**　本研究将失败成本分为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经济成本主要是客观性测量，调查创业失败者的损失、损失占总资产的比重以及由于失败背负的债务[20]。心理成本的测量主要采用JENKINS等[26]的测量量表，有12个题项，包括“因为失败我很沮丧”等。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60和0.892。

(4)**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将一些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等[23]，以及失败次数、失败时间、资金来源和失败企业规模[5]作为控制变量。

4.3　信度和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具有良好信度、效度并被广泛使用的成熟量表。由于量表为英文，一方面，课题组邀请相关学者对各个题项进行了双向匿名翻译；另一方面，请创业者填答问卷并提出可能存在语义不清楚的地方，且在本研究团队内进行多次讨论和修改，最后确定问卷并进行了预调研，在修正的基础上得到最终问卷。对各个量表进行信度分析发现，各变量的Cronbach's

α 系数均在 0.7 以上，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同时，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经济成本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处于0.799～0.838 之间，心理成本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处于 0.524～0.807 之间，单环学习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处于0.510～0.773 之间，双环学习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处于 0.522～0.706 之间，而韧性各题项的因子载荷处于 0.548～0.778 之间，说明各题项之间收敛效度较高。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各指标符合测量标准，因子结构清晰，且各个题项均落在所在构念的维度上，不存在因子交叉、重叠等问题，表明问卷的内容效度较好。此外，通过对各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各项拟合指标均在合理的范围内（见表 2），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表 2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指标	χ^2/df	*RMSEA*	*RMR*	*NFI*	*CFI*	*GFI*	Cronbach's α
韧性	0.982	0.000	0.013	0.987	0.999	0.995	0.685
失败学习	1.650	0.057	0.038	0.908	0.961	0.951	0.796
经济成本	1.980	0.070	0.021	0.979	0.989	0.990	0.760
心理成本	2.930	0.098	0.052	0.950	0.967	0.913	0.892

4.4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为了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在问卷设计时，不仅关注各个题项是否清晰以避免误解，而且注意把控问卷的长度、问题的难易程度和客观性，并设计了多种形式的题型以减少误差。问卷发放与收集阶段，尽量排除无关因素干扰，告知被调查者调查内容具有保密性、不会用于研究以外的用途。以上各种措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同源偏差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本研究采用哈曼单因子检测方法对其进行分析[27]。该方法首先将所有的变量放在一起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选择所有因子未旋转，看因子分析结果，如果一个因子的解释力特别大，则表明数据存在较为严重的同源偏差。结果显示 *KMO* 为 0.814，卡方值为 3 141.518，自由度为 741，显著性水平为 0.000，在未旋转时第一个因子所占的贡献率为 18.337%，并没有占到多数。基于此，可认为本研究中的同源偏差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5 数据分析与结果

5.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描述性和相关性的分析结果见表 3。其中，韧性与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409 和 0.552，且 $p<0.01$，表明韧性与单环和双环学习显著正相关。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N=203$）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年龄	1											
2 性别	−0.107	1										
3 教育水平	0.051	−0.166**	1									
4 婚姻状况	0.631***	−0.026	−0.002	1								
5 失败时间	0.349***	−0.098	0.197***	0.236***	1							
6 失败次数	0.223***	0.052	−0.143**	0.157**	0.013	1						
7 失败企业规模	−0.049	−0.078	0.137*	−0.125*	−0.042	−0.234***	1					
8 韧性	0.029	−0.268***	0.077	−0.050	0.031	−0.084	0.093	1				
9 单环学习	0.229***	−0.189***	0.064	0.215***	0.048	−0.036	−0.005	0.409***	1			
10 双环学习	0.084	−0.254***	0.074	0.019	−0.033	−0.041	0.085	0.552***	0.447***	1		
11 经济成本	0.053	0.026	−0.144**	0.038	−0.064	0.211***	−0.178**	−0.021	−0.028	−0.130*	1	
12 心理成本	0.114	0.088	−0.01	0.135*	−0.067	0.044	0.028	−0.078	0.096	−0.158**	0.411***	1
均值	3.940	1.280	2.640	2.340	2.920	1.190	4.440	3.793	3.730	3.888	2.169	2.421
标准差	0.998	0.448	0.655	0.849	0.852	0.475	0.683	0.553	0.570	0.542	0.662	0.761

注：*、* *、* * *分别表示 $p<0.1$、$p<0.05$、$p<0.01$，下同。

5.2 韧性和单环学习关系检验

本研究使用 SPSS 22.0 软件，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韧性、失败成本与单环学习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由表 4 的模型 2 可知，韧性正向影响单环学习（$\beta=0.418$，$p<0.01$），假设 1a 得到支持。模型 3～模型 6 是在此基础上分别加入韧性与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及其平方的交互项后的单独模型，模型 7 是包含两个成本的整体模型，其中，心理成本平方项在单独模型和整体模型中调节作用显著，说明心理成本在韧性与单环学习的作用机制中起倒 U 型调节作用，假设 3a 得到验证。经济成本平方项在韧性与单环学习的作用机制中的调节作用在整体模型中未通过检验（$\beta=-0.094$，$p>0.1$），假设 2a 未获得支持。

5.3 韧性和双环学习关系检验

韧性、失败成本与双环学习的假设检验结果见表 5。由表 5 的模型 2 可知，韧性正向影响双环学习（$\beta=0.532$，$p<0.01$），假设 1b 获得了支持。由模型 7 可知，韧性与经济成本平方项对双环学习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beta=-0.107$，$p<0.1$），说明创业失败后创业者的经济成本，

在韧性与双环学习的作用机制中起倒U型调节作用，假设2b得到验证；但心理成本在韧性与双环学习的作用机制中的调节作用未通过检验，假设3b没有得到支持。

表4　韧性、失败成本与单环学习(N=203)

变量	单环学习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年龄	−0.426***	−0.203	−0.207	−0.215	−0.197	−0.223	−0.230
性别	0.165*	0.140	0.144*	0.138	0.152*	0.164*	0.158*
教育水平	0.030	0.025	0.028	0.056	0.028	0.049	0.070
婚姻状况	0.161	0.196**	0.202**	0.216**	0.187*	0.170*	0.189*
失败次数	−0.159	−0.105	−0.093	−0.113	−0.114	−0.161	−0.162
失败时间	−0.071	−0.073	−0.072	−0.075	−0.082	−0.091	−0.089
失败企业规模	−0.099	−0.149	−0.145	−0.137	−0.174*	−0.202**	−0.185*
资金来源1	−0.206	−0.269*	−0.291*	−0.313*	−0.287*	−0.301*	−0.327**
资金来源4	−0.367	−0.453	−0.425	−0.503	−0.436	−0.408	−0.459
经济成本	−0.078	−0.076	−0.085	−0.066	−0.085	−0.075	−0.065
心理成本	0.118	0.144**	0.141**	0.130 *	0.139**	0.132**	0.123*
经济成本^2	−0.047	−0.088	−0.096*	−0.073	−0.096*	−0.091*	−0.076
心理成本^2	0.099*	0.079*	0.079*	0.079*	0.084*	0.098**	0.095**
韧性		0.418***	0.423***	0.517***	0.447***	0.535***	0.597***
韧性×经济成本			0.071	0.117			0.084
韧性×经济成本^2				−0.117*			−0.094
韧性×心理成本					0.095	0.002	−0.008
韧性×心理成本^2						−0.117**	−0.102*
R^2	0.141	0.295	0.299	0.312	0.303	0.318	0.327
Adj-R^2	0.081	0.243	0.243	0.253	0.247	0.259	0.261
F for R^2	2.378***	5.624***	5.314***	5.279***	5.427***	5.412***	4.972***

注：资金来源1是指失败企业的资金来源为个人储蓄；资金来源4是指失败企业的资金来源为风险投资或天使投资者，下同。

表5　韧性、失败成本与双环学习(N=203)

变量	单环学习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年龄	−0.545***	−0.262*	−0.259*	−0.265*	−0.262*	−0.254*	−0.250*
性别	0.147	0.115	0.111	0.106	0.116	0.112	0.103
教育水平	0.043	0.036	0.033	0.056	0.036	0.030	0.048
婚姻状况	−0.010	0.034	0.029	0.041	0.034	0.039	0.047
失败次数	−0.058	0.011	0.002	−0.115	0.011	0.025	0.001
失败时间	−0.131	−0.134*	−0.134*	−0.137*	−0.134*	−0.132*	−0.135*
失败企业规模	0.41	−0.022	−0.025	−0.019	−0.023	−0.015	−0.012
资金来源1	−0.218	−0.298*	−0.281*	−0.299**	−0.299**	−0.295*	−0.294*
资金来源4	0.103	−0.007	−0.029	−0.093	−0.006	−0.014	−0.115
经济成本	−0.081	−0.078	−0.071	−0.055	−0.078	−0.081	−0.058
心理成本	−0.112	−0.079	−0.077	−0.086	0.080	0.077	−0.084
经济成本^2	−0.037	−0.090*	−0.084	−0.065	−0.090*	−0.091*	−0.066
心理成本^2	0.054	0.028	0.028	0.028	0.029	0.025	0.023
韧性		0.532***	0.528***	0.605***	0.533***	0.507***	0.576***
韧性×经济成本			−0.056	−0.018			−0.029
韧性×经济成本^2				−0.097*			−0.107*
韧性×心理成本					0.005	0.033	0.072
韧性×心理成本^2						0.035	0.058
R^2	0.125	0.375	0.377	0.386	0.375	0.376	0.390
Adj-R^2	0.065	0.329	0.327	0.334	0.325	0.323	0.331
F for R^2	2.072**	8.060***	7.557***	7.323***	7.483***	7.016***	7.323***

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借鉴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失败的特殊情境，构建了韧性、创业失败成本和失败学习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实证检验三者的内在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 ***基于积极心理资本视角探索失败情境下创业者韧性与创业学习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韧性能够促进创业失败后的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说明拥有较高韧性的人越容易从失败中恢复并从中学习。失败后创业学习质量的高低，取决于创业者对失败事件独特的认识和解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的反思和行动，而创业者正向心理资本韧性直接影响失败后的情绪、对失败事件的意义构建及失败后的学习行为。其中，韧性的恢复和应对方面更能促进个体在失败后直接进行行为纠正或行为策略调适，使原有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继续维持在既定的范式内，即进行单环学习。从成长方面来看，

韧性偏向于在生存的基础上，通过进行质疑和纠正并改变心智模型，提出新的假设和行动策略，进行双环学习。

(2) **从微观层面研究失败情境下失败成本对创业者学习条件激发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心理成本在韧性对单环学习的影响中存在倒 U 型调节作用。这表明，当心理成本由低向高逐渐增加的过程中，韧性能帮助创业者减轻焦虑和抑郁，更有积极性和主动性解决失败带来的各种问题，修正错误行为以改变现状；但失败后，如果心理成本超过临界值，创业者的韧性更多用来化解失败带来的伤害、创伤等负面影响，而不是促进失败后的单环学习。经济成本在韧性与单环学习的作用机制未起到调节作用，这意味着，高韧性的创业者在失败后，为了改变现状进行单环学习的行为受经济成本的影响不明显。SINGH 等[28]认为，创业者对失败的应对包括“问题聚焦型”和“情感聚焦型”两种，“问题聚焦型”应对策略主要用来管理或改变导致困扰的问题，对经济成本进行管理。这意味着，当创业者的注意力聚焦问题解决来改变失败现状时，往往针对经济方面问题的解决，这也许是导致经济成本在韧性和单环学习关系中没有起到调节作用的原因；但经济成本在韧性与双环学习的关系中起了起到非线性调节作用。这意味着，经济成本具有“双元”特性，在一定经济成本的刺激下，高韧性的创业者会更好地进行深入反思并质疑先前的行动假设，从而进行双环学习。然而，过高的经济成本又抑制了其对双环学习的作用，当经济成本超过一个临界值时，这种作用会降低。

6.2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①采用的横截面数据可能会导致偏差。虽然本研究将失败时间作为控制变量以减少不利影响，但是仍存在着创业者对失败行为的认知会受时间因素的影响和干扰。未来研究可以动态跟踪创业者的失败学习过程，进行多轮数据收集，更精确分析创业者失败后的学习行为的差异性。②主要聚焦失败情境下创业者的韧性与创业学习的关系，没有进一步关注其他积极心理资本的影响机制，未来研究可以挖掘乐观、希望和自我效能等要素对于失败学习和再创业动机的影响。此外，本研究主要关注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的作用机制，未来研究也要考虑其他形式的失败成本，如进一步挖掘社会成本的调节作用。③本研究的对象为有失败经历的连续创业者，可能导致失败后没有进行再创业的样本不在调研范围内，这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研究需要考虑失败后不同职业选择的个体失败学习的作用机制差异性。

参 考 文 献

[1] SHEPHERD D A. Learning from Business Failure: Propositions of Grief Recovery for the Self-Employed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8(2): 318-328.

[2] LUTHANS F, AVOLIO B J, AVEY J B, et al.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J].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7, 60(3): 541-572.

[3] 李圭泉，葛京，席酉民，等. 失败经历对领导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史玉柱二手数据的分析[J]. 管理学报，2014, 11(5): 634-640.

[4] COPE J.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 from Failure: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 26(6): 604-623.

[5] SHEPHERD D A, PATZELT H, WOLFE M. Moving Forward from Project Failure: Negative Emotions,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1, 54 (6): 1 229-1 259.

[6] BULLOUGH A, RENKO M, MYATT T. Danger Zone Entrepreneurs: The Importance of Resilience and Self-Efficacy for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4, 38(3): 473-499.

[7] BLATT R. Resilience in Entrepreneurial Teams: Developing the Capacity to Pull Through[J]. 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2009, 29(11): 1-14.

[8] POWELL E E, BAKER T. Aspirations, Behaviors, and Commitments: Social Identity and Entrepreneurial Resilience[J]. 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2012, 32(4): 1-15.

[9] LUTHANS F, VOGELGESANG G R, LESTER P B. Developing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f Resiliency [J].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Review, 2006, 5 (1): 25-44.

[10] MASTEN A S, BEST K M, GARMEZY N. Resilience and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s from the Study of Children Who Overcome Adversity[J].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1990, 2(4): 425-444

[11] TUSAIE K, DYER J. Resilience: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Construct[J]. Holistic Nursing Practice, 2004, 18(1): 3-8.

[12] TEDESCHI R G, CALHOUN L G. Posttraumatic Growth: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J].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04, 15(1): 1-18.

（下转第 1712 页）

ter Social Distress and Physical Pain[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20(6): 700-706.

[31] VOHS K D, MEAD N L, GOODE M R.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Money[J]. Science, 2006, 314(5802): 1 154-1 156.

[32] WILLIAMS L E, STEIN R, GALGUERA L. The Distinct Affective Consequences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Construal Level[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14, 40(6): 1 123-1 138.

[33] LIU W, AAKER J. The Happiness of Giving: The Time-Ask Effect[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008, 35(3): 543-557.

[34] KRESSMANN F, SIRGY M J, HERRMANN A, et 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Self-Image Congruence on Brand Loyalty[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6, 59(9): 955-964.

（编辑　刘继宁）

通讯作者：于洪彦(1956～)，男，吉林长春人。中山大学(广州市　510275)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营销战略。E-mail: yhongy@mail.sysu.edu.cn

（上接第1678页）

[13] HOBFOLL S 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and Adaptation[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2,6(4):307-324.

[14] FISHER R, MARITZ A, LOBO A. Does Individual Resilience Influence Entrepreneurial Success? [J]. Academy of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2016,22(2): 39-53.

[15] 王鉴忠，宋君卿，曹振杰，等. 企业管理人员成长型心智模式对职业生涯成功影响的研究[J]. 管理学报，2015,12(9):1 319-1 327,1336.

[16] 郝喜玲，张玉利，刘依冉，等. 庆幸还是后悔：失败后的反事实思维与创业学习关系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2018,21(2):75-87,225.

[17] MINNITI M, BYGRAVE W. A Dynamic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1,25(3):5-16.

[18] LUMPKIN G T, LICHTENSTEIN B B.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the Opportunity-Recognition Proces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5,29(4):451-472.

[19] ARGYRIS C. Theories of Action that Inhibit Individual Learning[J]. American Psychologist,1976,31(9):638-654.

[20] SHEPHERD D A, WIKLUND J, HAYNIE M. Moving Forward: Balancing the Financial and Emotional Costs of Business Failur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09,24(2):134-148.

[21] UCBASARAN D, SHEPHERD D A, LOCKETT A, et al. Life after Business Failure: The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 of Business Failure for Entrepreneur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3,39(1):163-202.

[22] BYRNE O, SHEPHERD D A. 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Entrepreneurial Narratives of Emotion Cognition and Making Sense of Business Failure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15,39(3):375-405.

[23] 黄海艳，苏德金，李卫东. 失败学习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心理弹性与创新支持感的调节效应[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37(5):161-169.

[24] 王重鸣，吴挺. 互联网情境下的创业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46(1):131-141.

[25] WONG P S P, CHEUNG S O.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Behaviour an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of Contracting Organiza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2008,26(2):112-123.

[26] JENKINS A S, WIKLUND J, BRUNDIN E. Individual Responses to Firm Failure: Appraisals, Grief, and the Influence of Prior Failure Experie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4,29(1):17-33.

[27] PODSAKOFF P, ORGAN D. Self-Reports in Organizational Leader Reward and Punishment Behavior and Research: Problems and Prospec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1986,12(4):531-544.

[28] SINGH S, CORNER P, PAVLOVICH K. Coping with Entrepreneurial Failur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2007,13(4):331-344.

（编辑　丘斯迈）

通讯作者：刘依冉(1988～)，女，山东淄博人。天津大学(天津市　300072)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创业认知、创业教育。E-mail: liuyiran_nk@163.com